

马修斯
儿童哲学
三部曲

哲学与幼童

(修订版)

加雷斯·B·马修斯 著
陈国容 译 蒋永宜 校译



Philosophy and the Young Child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哲学与幼童

加雷斯·B·马修斯 著
陈国容 译 蒋永宜 校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PHILOSOPHY AND THE YOUNG CHILD

by Gareth B. Matthew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与幼童 / (美) 马修斯著; 陈国容译. —修订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10

(马修斯儿童哲学作品)

ISBN 978-7-108-05314-5

I. ①哲… II. ①马… ②陈… III. ①儿童教育—教育哲学
IV. ① G6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5517 号

责任编辑 胡群英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 数 97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为中文版写的序言

我还是个5岁的孩子时，和我的一个朋友一起挖地，我们自以为挖了个很深的洞，计划是要挖成一个游泳池。

我还能记得当时我们很好奇：要是我们继续不断地挖下去，我们将挖到哪里？

“你将挖到中国”，我被告知。我们一直挖就能直达中国这个念头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确信当我童年时和朋友一起挖的洞实在并不很深——可能仅是一米，当然不可能超过两米，现在引起我兴趣的想法是什么？是我作为当年挖地时绝不可能做到的事，那就是我的关于儿童哲学思想的著作，将在中国出版。我希望这将有助于引起新的重视，如果不是为了发掘，至少是为了幼童的思想。

加雷斯·B·马修斯

于麻省阿默斯特

前 言

我在想着怎样教好大学生的哲学导论课时，开始对儿童的哲学思想发生了兴趣。许多学生对人与生俱来就会运用哲学这一观点似乎有抵触。为了解除他们的怀疑，我无意中想出了一种方法，向他们证明其实他们中许多人在孩提时代就已经在运用哲学了。作为一个大学哲学教师，我的职责就是引导学生重新进行他们曾经喜爱过的而且与生俱来的一种活动，不过这种活动后来为适应社会生活需要而放弃了。

一旦开始对儿童哲学思想进行深思苦索，我发现这个主题相当地吸引人。而且我还发现它也吸引了课堂内外的其他人。因此我开始阐述我的观点，从事一些非正规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且搜集他人的反应和想法，涉及哲学家

和非哲学家、家长、教师以及其他喜欢孩子的人。

在着手编写这本小册子时，我为许多友人的浓厚兴趣所鼓舞，特别是保罗·博斯利（Paul Bosley）、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赫伯特·科尔（Herbert Kohl）、马修·李普曼（Mathew Lipman）、玛丽·马修斯（Mary Matthews）与威廉·温斯莱德（William Wenslade）。还要向为我提供许多幼童趣事的斯蒂芬·布朗（Stephen Brown）、约翰·库珀（John Cooper）、玛丽·费尔菲尔德（Mary Fairfield）、艾琳·科洛金斯基（Eilen Kologinsky）、简（Jane）、迈克尔·马丁（Michael Martin）、安迪·马丁尼兹（Andy Martinez）和约翰·罗比森（John Robison）等诸位谨致谢意。

本书部分内容，最初曾发表于下列书刊：戈弗雷·维西（Godfrey Vesey）编的《交流与理解》（*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77），杂志《形而上学》（*Metaphilosophy*）第七卷（1976）和第十卷（1979），杂志《思维》（*Thinking*）第一卷（1979），马修·李普曼和玛格丽特·夏普（Margarete Sharp）编的《与哲学一起成长》（*Growing up with Philosoph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78）。感谢皇家哲学学院院长、《形而上学》的编辑、《思维》的编辑以

及坦普尔大学出版社同意本书使用这些素材。还要感谢罗德里奇和基根保罗公司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和人文出版社 (Humanities Press, Inc.) 允许从让·皮亚杰《儿童关于世界的概念》(*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一书中摘引几段文字, 并复印一幅插图; 感谢罗德里奇和基根保罗公司、歇根书局 (Shocken Books Inc.) 允许引用苏珊·艾萨克斯 (Susan Isaacs) 所著的《幼童的智力发展》(*Intellectual Growth in Young Children*) 一书中的材料。

加雷斯·B·马修斯

于麻省阿默斯特

目 录

为中文版写的序言	马修斯	1
前 言		1
一 困惑		1
二 游戏		15
三 推理		33
四 皮亚杰		53
五 故事		79
六 幻想		95
七 焦虑		119
八 淳朴		129
九 对话		137

译后记 153

附录一 马修斯的儿童哲学研究 刘晓东 155

附录二 儿童读物书目 171

一 困惑

Puzzlement



蒂姆（大约6岁）正忙着舔锅子时，问道：“爸爸，我们怎么能知道一切不是一场梦呢？”

毫无疑问，对蒂姆来说，他知道自己此刻正忙着在舔锅子，但如果是在做梦，想来，梦里大概也就是这样。真的舔锅子和在梦里舔锅子，差别在哪里呢？可能仅仅在于：如果是做梦，人要在醒来以后，才知道这不过是一场梦。

蒂姆醒着和在做梦真的有很大不同吗？如果是这样，这种不同是什么？难道是锅子舔起来的味道不一样好吗？^①

我一直认为蒂姆的疑问是：“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在做梦？”但其实不是这样，而是：“我们怎么能确实知道这一切不是梦？”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确切知道我们一直是处于清醒状态呢？

假设一切都是梦，都是我的梦境，那么有可能在部分梦境中我是醒着的，而在部分梦境中我似乎睡着了。在我现在所认为的真实生活里，既有清醒的时刻，也有做梦的时刻，在一场终身长梦中，有时我似乎醒着，有时会有这

样或那样的梦境，那么真实生活和终身长梦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蒂姆的困惑含有典型的哲理。他对一个极其平常的概念（清醒状态）提出了疑问。这样一来，我们大多数人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对平时确信理解了的事物有真正的理解，疑心我们是否真正知道自己有时是清醒的，因而并非全部生活都只是一个梦。

困惑和好奇是紧密联系的。亚里士多德说过，哲学起源于好奇（载《形而上学》982b12）。伯特兰·罗素告诉我们，哲学“即使不能解答我们所希望解答的许多问题，至少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使我们增加对宇宙的兴趣，看到甚至在日常生活最平凡事物的表面现象下潜藏的新奇与值得怀疑之处”^②。

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哲学导源于困惑（载《形而上学》982b17-18）。维特根斯坦说：“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我不知道该怎么办。’”^③

哲学上的困惑有时能够得到解决。人会学会去找到解决办法，或者推论出解决困难的方法。然而有时，至少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困惑是得不到解决的。

乔丹（5岁）在一天晚上八点上床睡觉时问道：

“如果我八点钟睡觉，明天早上七点钟起床，我怎么断定时钟的短针只走了一圈呢？我是不是要整晚不睡，一直看着它呢？要是我望了望别处，哪怕是一小会儿，短针也可能走了两圈。”

乔丹的困惑，部分原因也许是由于他感到了一种不安，因为他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一个常识性的结论：从一个给定的晚上到第二天早晨，时钟的短针走了一圈，而且只会走一圈。

通常，人们只是偶尔看一下时钟。但整个白天，乔丹时不时地就去看下他的钟，不过他吃饭、看电视、出去玩耍或者去学校上学的时候就没办法了。原则上，乔丹可以确实实地花费一整天时间专心观察他的时钟，他可以要求把饭菜送进卧室，或者把时钟带到餐桌。采用这些方式，乔丹就可以让时钟一直置于他的严密监视之下。

乔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是我望了望别处，哪怕是一小会儿，短针也可能走了两圈。”这表明他的问题并不是靠不断补充证据（正如科学哲学家所言）就能得到解决的。而且，这也意味着，不管乔丹花费多少时间严密地注视着时钟，他仍然担心怎么才能将观察到的时刻合理地推论到未观察到的时刻。

观察到的状态和行动对于未曾观察到的状态和行动是否是一个可靠的指南呢？乔丹在幼儿园可能有位小同学，老师转过身去的时候就做鬼脸，老师转过身来时就不做了。我们怎么知道时钟不会像这位小朋友一样呢？我们能确定它们不会吗？如果以老师眼皮子底下乔丹和他同学的表现，来认定老师不在教室或者望向其他地方时他们的表现，这样的做法是相当不可靠的。同理，以假定来进行推论，这一方法也是相当幼稚的。

我不知道乔丹是否找到了解决他的困惑的方法。也许他找到了，也许他终于对此失去了兴趣。如果有一天，他修读了一门大学哲学课程，他会发现他的困惑包括在所谓“归纳法问题”的讨论之中。实质上，这个问题说的是我们能否证明，可以将观察到的例证作为未观察到的例证的指南，如果能够，是基于什么样的基础。乔丹会发现归纳法问题是他的老朋友了。当然，等到乔丹进入大学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忘了他曾经为未观察到时钟指针的一举一动而担忧的事了。

约翰·埃德加（4岁）经常看见飞机起飞、升空，在远方逐渐消失。一天，他首次坐上了飞机。等飞机停止上升，安全带信号灯熄灭时，约翰转过身向着他父亲，用一种松了口气但仍带着困惑的语气说：“这儿

的东西并没有真的变小呀。”

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长期在讨论飞机逐渐消失在远方时，机身看起来是否会越来越小。我们也学会了解释为什么一个物体逐渐消失在太空中时，我们眼中的它越缩越小。或者我们对这种正远去或靠近的物体具有了充分的经验之后，知道飞机不过是向空中远去，就根本用不着去推理或解释了。

第一种观点从哲学上诠释了我们是怎样确立认识的，认为我们先通过本质上很难改变的感觉来收集资料，然后对潜伏于这些资料背后的事实作出推论。按照这种观点，我们之所以无法正确认识周边的世界，是因为我们的推论建基的是不容改变的、毋庸置疑的感知资料。

对这种观点持反对立场的人坚持认为，通过感觉、经验所接收的纯粹资料不可能孤立存在，它本身与我们对它所作的所有解释、根据它所作的所有推论是无法完全分开的。在他们看来，一旦我们对正在远去的物体有了经验，就知道物体远去时并没有缩小，只不过是远去而已。

在认识论中，这两种观点的争论是很重要的。感觉论者明显地支持以下看法，即在感知资料这一牢固基础之上，我们可以重建对周围世界的全部认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这种认识论观点是幼稚的并

且是错误的。

约翰·埃德加的言论提示，他更容易接受几乎是更接近纯粹的“已知事实”，而不是感觉论的评论。此外，他富于哲学趣味的言论也表明他自己怀疑之前根据感觉所作的解释是错误的，现在正努力去作出另一种新的解释。

飞机起飞升空是不是真的缩小了？如果是真的，升入天空时，飞机上的乘客看起来怎么样？当然乘客也会缩小。他们看看自己和机舱内部，当时的处境和爱丽丝在奇境中发现自己并未缩小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不一会儿，她的眼光落在桌子底下放着的一只小玻璃盒上。她把它打开，在盒里找到一块小小的蛋糕，上面用葡萄干拼成两个美丽的字——“吃我”。“嗯，我要吃它，”爱丽丝说，“要是吃了能使我长大，我就能拿到钥匙；要是能使我变得更小，我就能从门底下爬出去，所以不管怎么着，我反正能到花园里，变大变小我都不在乎。”

她吃了一点儿，就焦急地问自己：“朝哪一头变？朝哪一头变？”同时用一只手按住头顶，看自己究竟正朝哪一头变。她发现自己仍旧和原来一样大，这使她非常惊奇。^④

如果约翰·埃德加仅只是根据机舱里所见的现象来下结论，那么他的推想就和爱丽丝的一样发生了动摇。但毫无疑问，他不久后可能眺望窗外，看见飞机起飞的机场，看见那儿的人们和停在地面的飞机已经“缩小”了，正如他自己在地面看到飞机在远方“缩小”一样。对这些所见的深思可能让他开始区别现象与真实，并推论远去的物体即使实际大小不变，它们看上去似乎也在变小。

几年前，我在史密斯学院教授“哲学与幼童”这门课程时，和学生讨论了很多相关问题。其中一个学生试图将之试用于她5岁大的弟弟大卫。在春假里，她去看过大卫，并记录了两人的交谈。下面这段记录涉及大卫对于生命概念的困惑，相当具有启发性：

大卫担心苹果究竟是不是活着的。他断定苹果在地上时是活的，但带进了室内便不是活的了。

桌上的苹果是活的吗？这个问题使大卫感到困惑。如果是活的，那么我们吃的时候，便是在吃活的东西了，如果不是活的，那么它和仍挂在树上的苹果有什么两样？

解答生命问题的一个常用的方法，是列出一些“生命”